



# 心灵的火光

陈 模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心 灵 的 火 光

陈 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满 锐  
封面设计：杨永青  
题 图：姜 录

心 灵 的 火 光  
陈 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  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
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1/32·印 张 6 1/4/10·插 页 3·字 数 100,000  
1983 年 6 月 第 1 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83 年 6 月 第 1 次 印 刷  
印 数 1—6,900

统 一 书 号：10093·493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定 价：0.57 元

# 序

石 英

贵在真挚。

这是人们非常熟悉而不会反对的一句话，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似乎也并非十分容易。而当读了陈模同志这本集子的全部作品，我看到了这句话的淳朴的闪光。

之所以感到可贵，也是因为“四人帮”十年祸乱以来，假话成灾，虚情泛滥；反映在文学上，矫揉造作，猎奇逐艳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。更不可忽视的是，有的人反而以此为最美，致使某些阅世不深、文学修养不高的年轻人也步其履踪。

真，首先是思想感情真挚。陈模同志的这些文章，特别是那些记叙延安生活的，回忆在革命大家庭中的师友和战友的，以及歌颂老一代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心灵美的，往往使我被深深感动以至两眶潮热。掩卷之后，我在想：为什么这些词章并不华丽的朴素文字，能够对人产生如此深切的感染力量？结论是：根本原因是作者绝非在为写文章而虚饰其情，而是由于情不能不发时才动笔，真情只有一吐才快。从中完全可以看出：有的人或有的事，已在作者心中激荡了许久，以至几十年的“折磨”后才写出来的。也许，唯因作者被

“折磨”得愈深愈久，写出来才愈能打动人，引起许多读者感情上的共鸣。

唯其“真”，才有个性。集子中的大多数文章，皆为作者“第一手”的所知所感。所知固然重要，所感更可见其深浅高低。同为抗战爆发后的“大后方”，陈模同志记叙的却不是一般的泛泛见闻，而是就孩子剧团所经历的种种，也可以说完全是作者亲眼所见（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，党对热心爱国的青少年的亲切关怀等等）。所以写出来的人和事便也很适于青少年阅读。这就“所知”上说就具有独特的生活面。在“所感”上，我们在读这些作品时，也不难感受到作者脉搏的跳动。譬如延安烧炭，有不少读者可能已从另外一些文章中知道一些，似乎并不见多么新鲜；其实不然，我们从陈模同志的记叙中看到的，是他本人作为一个从上海、武汉、重庆历经磨难来到延安的少年，在革命大家庭中为同志们烧炭取暖的直接感受，其亲切程度竟达到了一种极其纯真的境界，这便是十分自然的了。再如忆念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的老同志的文章，我们更不少见，但当读到陈模同志笔下此类文章时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纯真深情，直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作者撼心动容之慨。终读各篇才得到答案，这些老同志，有的是作者少时苦海深渊中引路的老师（刘筱圃）；有的是作者在延安时同一个支部生活的老大姐（何实嗣）；有的是他深为景仰、热爱的党的领导人（周副主席）……作者是作为革命大家庭中的“小鬼”，怀着无限敬爱的心情来写他的“大姊”和“长兄”的，其亲切程度自然非同一般。

与作者感情真挚相联系的，是语言文字的质朴无华。在

这里，我不仅无意贬抑那些追求辞章华美的作品，而且一向认为文采作为作品的要素，是它能够广阔飞行的翅膀；但我同时又觉得：即如陈模同志此集中所写的大多数文章来说，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他表达的感情是相谐和的。而且，正适于一般青少年阅读。

当然，从散文艺术的角度上看，集子中的各篇作品之间是不够平衡的。其中有少数篇章，从艺术构思到语言文字上也许还不够讲求，但从历史价值的角度上说，这些记叙确是非常可贵的。它真切地记录了作者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历程和祖国前进的步伐，在不同时期的足迹和独特的感受，同样地，我们也看到了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。

何况，散文作品的取材和写法有着极为广阔的天地。我们希望看到不同题材、不同风貌、不同手法，表现了作者不同个性的散文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陈模同志也做了有益的尝试。

综观全集，从作者苦难的童年，到找着救星共产党；从远溯长江跋涉万里，到投入延安怀抱；从奉党之命进军东北，到松花江畔难忘的日日夜夜；从建国初期北京办团报，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重新焕发革命青春……道路虽不无曲折，但为信仰坚定奋斗的足迹未断，热爱党、热爱人民的强劲心弦未断，为青少年讴歌的歌喉未断！

这是一本可供青少年阅读的书，也是一本充溢着革命青春激情的人写的书。

谨以此书  
献给祖国八十年代的  
青少年朋友们

——作者



↑1937年10月，孩子剧团在上海时期的全体团员合影(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)。



↑1939年秋，孩子剧团到达重庆市郊区岑家坝。这是本文作者(左)和该团团员吴培尼在学习文化。



↑  
1980年4月

27日，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原孩子剧团在京的团员（左第一人为本文作者）。



←1981年秋，  
本文作者在泰山玉皇顶留影。

## 目 录

序 ..... 石英 1

### 第一辑

忘不了的延河水 .....	3
延安的秋天 .....	10
雪里送炭记 .....	16
杨家岭的灯光 .....	25
心灵的火光 .....	31
团结友爱的“家庭” .....	42
延河边的狂欢之夜 .....	47
为了幸福的明天 .....	52

### 第二辑

我的老师 .....	59
为了下一代 .....	66
郭老和我们在一起 .....	78
革命者青春常在 .....	84

### 第三辑

党啊，我们的母亲 .....	93
最可纪念的一天 .....	99
悼念任弼时同志 .....	104

范政，你死得太早了	108
怀念洛毅同志	113
一曲劳动的颂歌	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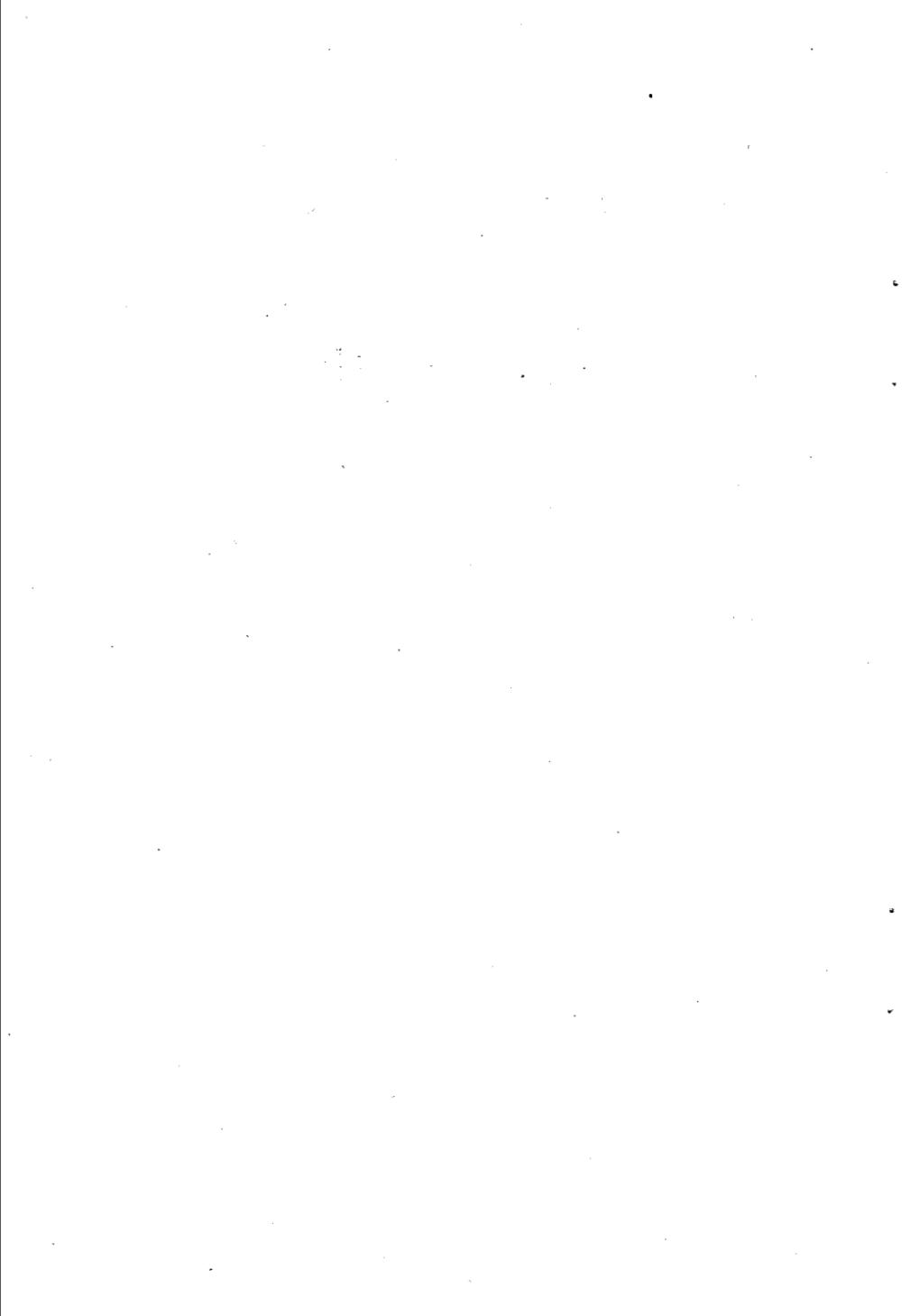
#### 第四辑

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诞生	133
崔建功将军和他的儿女	139
信念	146
重新点燃青春之火	153
“娃娃店”	159
老战士和他的打气筒	164
孩子们的读书节	169
小白鸽在蓝天中飞翔	174
泰山日出	1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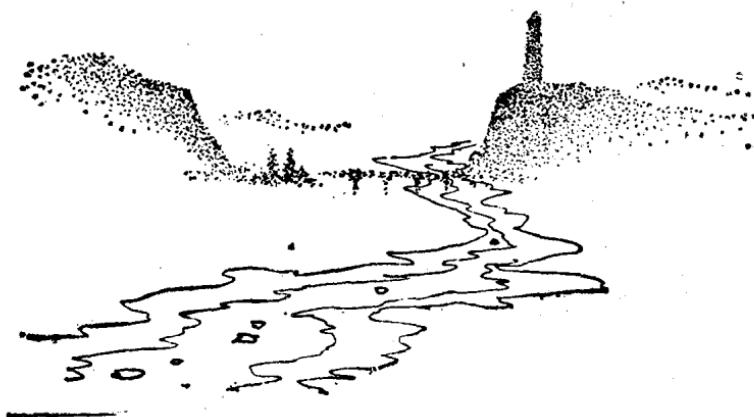
#### 第五辑

不朽的列宁	189
南斯拉夫散记	196
后记	212

# 第一辑



## 忘不了的延河水



延安，  
想起了你光辉的名字，  
就象是默念着一首优美的诗。  
是清清的延河水，  
和金黄的小米粒，  
把我从小哺养成人。

## 到延安去

1941年2月末，雾重庆布满了血雨腥风。1月上旬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

动派，到处搜捕、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

那时，我们孩子剧团住在重庆江家巷，正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六幕儿童话剧《乐园进行曲》。

一天晚饭后，党小组长许立明同志告诉我：“我们有些党员——包括你在内，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。你今晚不要去演出了，组织上决定，送你到延安去学习。一会儿，八路军办事处有人来接你。”

望着团员们整队出发去演出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在一起生活、战斗了近四年的战友，如今就要分手了，连一句告别的话也不能说，叫人心里多难受呀！我噙着泪捆好了铺盖，和病中的老同学许立明握手道别……

八点多钟，天色墨黑。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停在我们剧团的楼前，吴志坚同志上楼召唤我上了车。汽车冒着茫茫夜雾，在市街上风驰电掣驶了起来。吴志坚同志是周副主席的警卫员，1938年初春，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，就已经相识了。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，周副主席这么忙，还这样关心我们，连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撤退用的车辆，他也安排得这样周到。我们的党，实在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啊！

车驶了半个多小时，爬上了化龙桥的红岩村。小吴把我送到后山招待所。在这里同住的还有阳翰笙同志的儿子小华，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机要员小马等人。小吴用食指点着嘴唇，悄声对我们说：“这儿四周都是特务，没事可别下山呀！”

第二天吃罢晚饭，我和小华等少年一起到办事处的俱乐部去玩，我们打起了乒乓球。周副主席吃罢晚饭，也到俱乐部来了，来了！我们一起跑过去，他和我们一一亲切地握手。

从1938年以后，周副主席常到政治部第三厅来，我见过他，听过他的报告，他也给我们讲过话。1939年以后，我还为第三厅地下特别支部，给周副主席送过多次党内材料和信件。此刻，他问我团内的情形，又问我们这几个人到延安以后的打算。他谆谆嘱咐我们：“到延安以后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建设新中国，就要靠你们年轻人哪！”他还和我们每个人打球，我们玩得高兴极了。在这一个星期中，每天傍晚，周副主席都要和我们这些少年玩一玩，谈一谈，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。

3月初，我化装成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通讯员，坐上办事处撤退<sup>(注)</sup>去延安的卡车，沿着烟尘滚滚的公路，由重庆到成都，向西北高原进发。到延安本来只要行六、七天车，但由于沿途国民党军警、宪兵、特务的无故刁难盘问以至扣押，拖延了行期。经过周副主席几次营救，车走了十七天才到达延安。当我们看到巍巍的宝塔山，看到清澈而湍急的延河时，我们不禁兴奋得欢呼起来：“到延安啦，到延安啦！”

## 窑洞里出马列主义

我们从大后方来的人，住在文化沟口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。第一顿晚饭，吃的是小米饭和熬萝卜。我从来没有吃过小米饭，金灿灿、香喷喷的，真好吃呀！有人介绍说，小米饭油性大，补养人，难怪延安人都长得结结实实的。

---

[注]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政府下令，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查封，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撤往延安。

延安的春天格外美丽。山坡上、成群结队的羊群，欢跃地吃着嫩草。从山脚到山上，从这座山到那座山，到处是一排排窑洞，有的窑洞排了五六层，就和上海的高层洋楼差不多。奇怪呀，这些山坡窑洞也能住人吗？

不久，中组部一位老干部邹风平同志找我谈话，征求我对工作分配的意见。我说：“我是搞文艺工作的，让我进鲁迅艺术学院去学习吧！”

“现在很需要人去做党的工作。”

“我喜欢做青年工作，那我就到青干校去学习吧！”

“我们认为，你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最好。”
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，我被送到中央党校，分到五十二班九组。五十二班在北山头。把山头削成平面，挖了十二个窑洞，每个窑洞有八、九尺高，五尺来宽，一丈几尺深，洞口安了门窗。进入洞里，光线是明亮的。靠窗口摆了一个长桌子，桌上有煤油灯，供大家晚上学习。里面是一铺长炕，可以睡八、九个人。冬天烧了炕，炕上、屋里都暖烘烘的。夏天窑里又很凉爽。这里的土质又黏又硬，听说一般的窑洞也能使用一百多年。洞里有个小门，门里是防空洞，通着北山上的每个窑洞。同志们优待我，让我睡在炕头上。烧了炕以后，睡觉又暖和又解乏。真没想到，窑洞冬暖夏凉，坚固结实，能住人、学习，还能防空、打游击，你说妙不妙？

成千上万的干部、军人、学生，从前线、从敌占区、从大后方来到延安。他们都穿着灰色的粗布衣服，穿着各式各样的草鞋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在大大小小的窑洞里学习着。毛主席说，延安窑洞里出人才，有马列主义，可是千真万确哩！